

书海一瓢

牵动生命的记忆——读聂元松散文集《湘西记忆》

□成曾樾

土家族女作家聂元松笔下的散文注定离不开湘西那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继2010年的散文集《湘西叙事》之后,我们又欣喜地读到了她的新作《湘西记忆》。

凤凰城,沱江水,吊脚楼,世人皆知湘西之美,尽享湘西之奇,但岂知更厚重的是湘西的文化,更深广的是湘西人的情怀。《湘西记忆》一书追寻着湘西历史发展的步履,文化嬗变的路程,用一支多彩的笔,详细记述了18位弥足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银器、服饰、土家织锦、纸扎、腊肉、染料,到毛古斯舞、土家梯玛,摆手舞、苗族鼓舞、苗族武鼓、打溜子、丹青苗歌、辰河高腔,做了一次严格而认真的梳理,俨然是一部湘西的民间工艺史、歌舞艺术史,似一条绚丽多姿的工艺画廊、一部五彩缤纷的艺术画卷,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而在这画卷与画廊之后,是一个女子几年来的艰辛付出,翻山越岭、披星戴月、走村过寨,不辞劳苦地寻找传统文化的源头之水,寻访那一辈位仍在引水灌溉之人。这让我们窥到了她对故乡及故乡文化遗产的那一份炽热的情感和欲将其发扬光大的坚定信念。

《湘西记忆》内涵丰富,涉及的人物与故事众多,但作者没有让我们淹没在琐事趣闻之中,而是抓住了传承人这个关键载体,以人带物、以人带事,从而使写出的故事有血有肉,人物有情有感。如本书开篇讲述的凤凰山江打银人麻茂庭,自小入行,技艺精湛,但他的人生曲折艰难,思想情感充满变化,他有过为宋祖英做出堪称精品披肩的欢欣,也有过被迫改行做裁缝和理发匠的痛楚。他用一双粗糙的手打造着苗家女人的美丽与自信,打造着与生俱来的苗族精神。但苦痛却始终伴随着欢欣令他不能安宁,面对着现今商品大潮的冲击,低价位的假银饰品充斥市场,他的真银饰反倒成了盈利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在义与利的较量中,麻茂庭也曾产生过迷惘,但最终选择坚守。他迈过了金钱诱惑的障碍,他想的是要把苗族宝贵文化遗产保存下去,对得起国家的信任。这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犹如誓词——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刻画出

了这个人物心中最纯真最坚强的底色。

同样,在传授手艺上,麻茂庭有着自己的授业理念,他不但没有要求自己的儿子跟他学打银手艺,对每一个徒弟也只是教授基本知识。麻茂庭认为,做手艺靠的是自愿和兴趣,强迫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认知很有道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强扭的瓜不甜,要想成大器还要靠自己。学艺先学做人,这样的传承才能走得远走得高。作者就是用这样的讲述带领我们走进人物的情感世界与内心世界,紧紧抓住人物的思想脉络,他身边的事情自然就变得生动和深刻起来。

每一个传承人的故事都写得异常精彩,有些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如丹青苗歌王陈千钧,一生苦练和钻研苗歌,乡亲们接亲嫁女,起屋上梁,都要请他去唱歌,这样的歌至少唱了有200多场。等到他自己结婚的时候,更是擂台一般,为了与四位高手对歌,他整整唱了两天两夜,连洞房花烛都忘了。生动有趣的描述让人如临其境。

还有视织锦为圣物的土家织锦传承人刘代娥,敢于打破门户观念将绝活传于外人的凤凰纸扎技艺传承人聂方俊,怀揣蓝色梦想的印染技艺传承人刘大炮,咬牙也要坚持下去的土家族摆手舞传承人张明光,首创八合鼓的苗族鼓舞传承人洪富强,土家族交响乐传承人溜子王隆信……

全书18个篇章记述了18段精彩人生,讲述了18段心路历程,其中有不能遗忘的历史,更有不容错过的今天。随着时光的沉淀、岁月的积累,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得以传承、发展显得愈发重要和急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无疑是祖国文化瑰宝的护宝者和传宝者,是弥足珍贵的中坚力量,任何文化的传承都需要一批这样甘于披肝沥胆、匍匐前行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支撑这个民族文化脊梁的坚守者与奋斗者,他们是高擎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火把的人。聂元松将内心的无限敬佩转化为自觉的行动,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他们立传,为他们讴歌,传扬他们的精神,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体现了自觉的文化担当。

对于家乡的深切之爱,也是聂元松心头挥之不去的又一个深厚情结。她深情地写道:“我的扎着小辫,穿着碎花衣裳的童年,便在这清雅质朴的山景山色中度过。”她对故乡的魂牵梦绕,除了依恋故乡的秀美山河,还有那生活在莽莽无垠的群山峻岭里的一代又一代的土家苗汉山民。他们的勤劳勇敢、聪慧善良、坚韧不拔、率真浪漫无时不在她的心头激荡碰撞。《湘西记忆》是作者对故乡的一次深情倾诉,是对故乡文化的一次崇高致敬。作为一位沉醉痴迷于湘西民间文化,执著于复活湘西记忆的追梦人,她无愧于自己的家乡和作家的名号。

感谢《湘西记忆》为我们传达了众多的源自湘西,来自远古、衔接当下的丰盈的人文信息与古典情怀,使神秘而陌生的湘西民族传统文化穿越时空,跃出尘封,如山涧清泉般淙淙而来,淌进每一个读者的心中,洗涤心灵,启迪灵智,让我们触摸到在湘西大地与江河之中那温暖的肌肤与搏动的血脉。

不可否认,在接触和采访了众多的传承人,目睹了他们的劳动与创作之后,作者有欢喜有激动有自豪有震撼,但也有忧伤有忧虑。面对民族传统文化处境艰难、后继乏人等不尽如人意之处,作者也曾经历了心灵的伤痛,毫不掩饰和回避自己的诸多伤感与忧愁。这种心境为本书增添了几分淡淡的焦虑之情,但这绝不是悲观,更不是挽歌式的哀怨,而是对于传承人的关注与关切。虽经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但湘西的文化之脉绵延不绝,这样的主基调与主色调始终是温暖和温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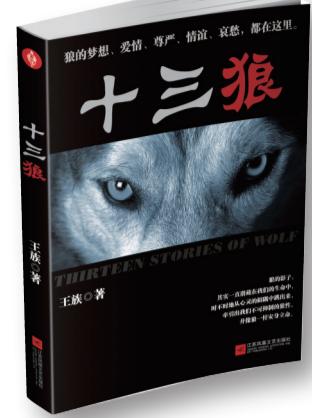
书中充满的乡情乡恋的意味和深厚的人文情怀让人倍感亲切,女作家的细腻笔致令人陶醉,语言自然流畅,处处可以享受到娓娓道来的诗意表达,留给了我们对湘西的另一种有别于忘情山水的文化记忆。

聂元松还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她的摄影水平毫不逊色于她的散文功夫,书中那一帧帧清晰精美的配图便是她的作品,与优美的文字结合在一处,图文并茂,传神染韵,令全书熠熠生辉。

桃李天下

王族

为鲁迅文学院第七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其小说集《十三狼》近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族的作品多以动物为主,近年来着力创作动物题材小说,注重地域特点和地理气息。该小说集由中短篇《枪毙》《恐惧》《行走的狼尸》《狼狗、狼或狗》《跟在女人身后的狼》《奔跑的狼》《两个山坡上的狼》《白狼留下狼碑石》等关于狼的故事构成,讲述狼在新疆的村庄、山林、草原、牧场、沙漠和雪山上的故事,既有游牧民族的生存景象,也有狼世界的生存法则。同时,小说讲述了狼与人、与这个复杂世界的扭结、挣扎和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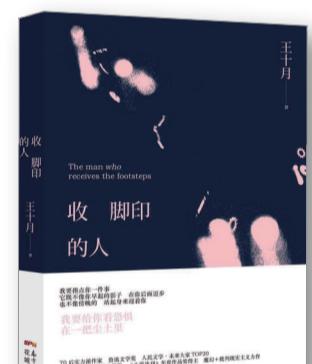
赵剑云

为鲁迅文学院第八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风居住的地方》近日由甘肃少儿出版社出版。赵剑云用清雅、淳朴、简澈、月白风清、不蔓不枝的语言,以大草原特有的风貌以及裕固族独特的风情为背景,叙述了一个裕固族女孩在经历父母猝死的灾难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逐渐培护并收获亲情、友情和异性间朦胧的感情,并且在这些情感中不断锤炼自己种种美好性格。作品格调大气、氛围温馨、结构疏朗、情感绵密,作者将自己直接参与到了小说的一字一句中,就像一个精灵,与小说中的人物做了一个漫长的游戏。这种漫不经心的叙事手法,对孩子们的心性培养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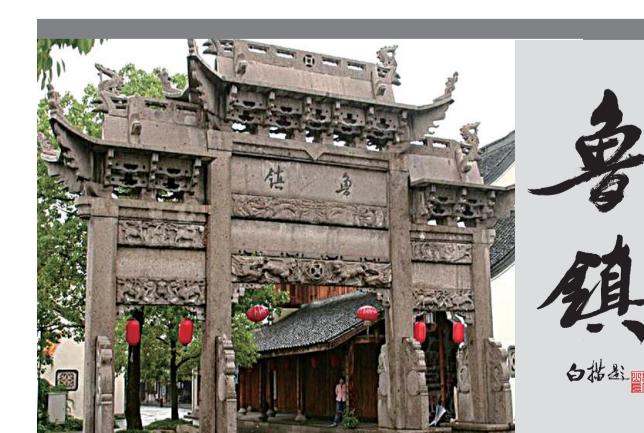
王十月

为鲁迅文学院第八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传说人临死前,牛头小鬼要求他将自己一辈子留下的脚印收回来。《收脚印的人》借助这一视角,让作家王端午不断回到过去,回溯自己恐惧、苦难、茫然、挣扎的生活,记录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上打工者血泪斑斑的奋斗历史,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和权力获得者的肮脏与血腥,审问了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发迹商人、患尘肺病的帮凶等不同人物的发展轨迹和心路历程。



李霞

为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其诗集《禁不住仍然爱你》近日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辽海出版社出版了《李霞评论集》。长期以来,作为诗人和评论家,李霞的文字洋溢着对多元感受和自由价值的坚定捍卫,同时也辉映着对精神和信仰的执著激情。诗人李霞用敏锐的感受力,丰沛的表达力,独特的诗歌气质以及丰富的写作风格,诠释了现代诗在感觉和思维上的诗意延展,在令人惊喜的审美发现中,呈现了诗歌意象葱茏而又奇异的魅力。李霞的评论涉及中外诗歌、小说、散文、电影等领域,富有宽阔的视野、有价值的选题和富于诗性的批评语言,从文艺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种角度开掘、凝聚、缅怀与体悟作品中属于情智的沙金,使它们绽放光彩。



新文快读

习习散文:四声之外的水果

□于贵锋

热热闹闹,一个词,生活的所有温度都在里面了。所有切近人心的艺术,恰与生活密切相关,自古如此。而生活,才是大艺术。

也正因为如此,习习语言的干净中,多了一份生活带来的诚心。

四

诚恳,就是生命的渗透。生活,应该是活的,但由于程式化或者事物从时间中的抽离,生活会变成一种僵死的记忆。当下的生活,是要诚恳地去过的;而过去的生活,要用生命去唤醒。但无论如何,都得有一份充满爱的、善意的、理解的心,都得找到生活的纹理与触角。习习的文章,有忧伤而无怨戾。生命易逝的忧伤,美的逝去的忧伤等等。但这忧伤并不是空泛的慨叹,而是在经历人生的困厄之后,一种本真的情感。有几次打电话,习习好像都正处在某种令人揪心的事里,但再次见面,说到高兴的事,她还是笑得很欢。她并没有被生活击倒,而是从生活中汲取了面对生活的力量,从中去发现那些美好的事物。她的生命没有被掏空,而是被充实了,反过来,这生命也试图通过文字,唤醒那些散落在灰尘与死水中的生活。也因此,习习对生活的切入,不是照搬或罗列,而是借助与自己的生活、生命相关的事与物。她并不是要复活,并不是让过去的某种生活方式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是让生活四散的气味聚拢,给我们一份人间的温暖。

五

那些被忽略的、细小的事物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相信。就事物本身来说,由于忽略而被遗弃在角落,才有可能比较原味地保留某个时空的味道。就写作来说,比如习习的散文,对小的关注就是一种持久的捡拾与爱抚。因此呢,在表象上,她的散文可能多是一些随笔的片段,是一些手机、场景记录等。这些文字,或许是基于她对散文这种文体自身的理解,抽掉了那些散漫的枝节,而将最想给读者说的话简洁地写了下来,那或者是一种味道,或者是一种有趣、珍爱的事物。“小但完满”,这是习习描写《古镇》的句子,它当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意思。完满,即内在意蕴和自足性。她的散文具备了。

但我要说的,是一个大而无当、万物被淹没的时代,她对小的关注,自有其令人称道之价值。最近读了她的一篇散文,叫《血牡丹:另一种镌刻》。文章分分岔岔,时空回闪,蛛丝现场,细致梳理,围绕发生在兰州的一段历史,试图对一块碑“立碑”,试图辨认一团血、一朵牡丹、牡丹背后的一个人以及和一个人相关的一群人。也许就事实上的结果

而言,显然一篇文章很难改变人们习惯并熟知的历史;但就文章体现出的小人物关注的意识,以及倾注的心理而言,这种努力是值得的。读罢,我们至少知道了那一团血气的存在,那血气中隐藏的一个生命曾经的存在。不错,在这儿,作者不是站在所谓宏阔的历史中去衡量这些小人物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等,而是“找出”生命本身。生命的存在感,这就是我读到的文章核心。习习用这么多的文字,为一种曾经的生命存在而镌刻,可见其用心之深,对生命本身之尊重与真爱。

可以说,这种“小”意识,才是一种更深邃的、大的意识。

六

这篇《血牡丹》,与散文集《流徙》中的一些文章,比如《木器厂》等,像是大制作。但细细读来,还是习习那种片段式、随笔式的结构方式,靠的是内部气息的关联。那种随笔式的结构方式,我不知道它与现在的各类散文之间孰优孰劣,但我很喜欢,因为少繁杂、少规矩框架。但就讲究谋篇布局的散文传统而言,无论如何,相比短随笔,习习的结构意识在逐步增强。即便注重结构了,她也没有让那结构变得匠气,如同板着一张脸,令人生畏。习习避免了由于注重结构带来的经营痕迹,保持了结构的自由度,在回环缠绵中血脉贯通,文随心势,透气,敞亮。

相比《血牡丹》,《北京册页》又是另一种结构,逐渐展开,互有映照。对,这当然就像一幅幅小画那般打开,可浏览,可细读,但每一幅被其所附着的册页本身牵连在一起,有“北京”这个册页本身固有的底色。同时,还被另一种氛围所浸染,即习习描述中所展现出来的耐心与简洁,如同画家,她笔触清晰,勾勒准确,所绘花鸟、树木等,生动,本真,与生命融汇。

“成熟的柿子,汁液饱满甜美,吸尽了,就剩了柔软的小舌头,小舌头不说说话,只和人的唇齿发出声响”,但这又是纯粹的工笔吗?有小情趣、小故事、小舌头,有细节、有误会、有质感,意蕴具足。

《老地方》也是如此,老而不老,老而有根。

七

习习周围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她写小说、散文,但不写诗。实际上她在写散文的时候写诗。比如这样的散文题目:《北京册页》《老地方》《游走帖》《有塔的院子》《春日祭》《青青豌豆尖》等,令人遐想,诗意勃兴。

实际上,习习的散文中,有我最喜欢的一类诗歌的几个主要质素:语言精练,叙述准确,语感好,有生命感,眼

里有小事物,有细节,有安静与热情,还有诸如结构过程中的自由与回环荡漾,有弥漫的生活气息,有滋味,有风韵。

作为多年涂鸦分行文字的人,我厌倦了那些用理论术语唬人的文章。我更在乎一个人在写诗作文的时候,他对待事物的态度是否真诚,他思维的方式是否令人产生兴趣,他内心所想所思能否用最少的文字表达出来,能直接的时候不绕弯子,需氤氲的时候事物和文字能散发。

习习的散文,读来亲切、轻松、关心、安心。枝条扶疏,光影婆娑,乃妙境。

八

这样一个作家,对植物喜欢是天然的。这是大自然给她的初心。在她的散文集《流徙》最后一辑,就写到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植物。还有借助关于植物的八封通信(《卢梭这个老头儿讲给我的》),普及植物知识,发议论,谈人性,求索生命奥秘,令人担心这个喜欢生活的作家像女权主义者一样严肃起来。当然担心是多余的。

“野生草莓,我们家乡叫‘piao儿’,这个‘piao’也不知道写。”

在读到《原来有这么庞大的一个故事》中的这一句时,我笑了。去年到现在,我写作中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我的乡村“植物志”。很巧,其中有一首关于“piao”这种植物的《piao,蘸》:

Piao
我听见了风
Piao
我跑过麦茬地
Piao
我看见了两块田之间的埂墙
Piao
有一大块荒坡
Piao
不是草莓,不是刺莓
Piao
有人喊她pao
Piao
有人叫她白草莓,菠萝莓
Piao
我的四声之外的水果
Piao
我的唇音,我的口音
Piao
我野生的甜点
Piao
一次次引我飞
蘸(piao)是“我四声之外的水果”,习习的散文也是。习习是诗人朋友之外,我很少的写作上的朋友。我愿意以这首诗,赞美习习文章绚烂的朴素、随意、随心、自然、野生,以及内里的大气、雅淡、热情、安宁与和静。